

大清皇帝
金傳

同治皇帝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同治皇帝

赵辉著

(下)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目 录

引子	(1)
----------	-------

第一章 生为皇储

一、会盟雒河集	(15)
---------------	------

“小弟能进入宫中与大哥里应外合,把皇上宰了,这大清的江山不就是咱姓张的吗?”

“打不得,兰贵人已怀了龙胎。”

“我决不能只当贵人,受皇后的气,她能当皇后,我怎么不能?”

“‘安得海’太拗口,干脆叫你‘小安子’吧!”

二、初入宫禁	(47)
--------------	------

“醇王妃在外偷情,真是太丢王爷的面子了。”

“朕有龙子了,朕要亲自抱抱。”

“她今天能陷害奴婢,明天就能把毒手伸向大阿哥!”

兰贵人暗忖,一定要牵着皇上的鼻子让听从自己的意愿,去打击可恨的敌手。

咸丰帝趁机拉住蓉儿的手轻轻揉搓几下,兰嫔见皇上竟然对自己的妹妹……

三、宫闱恩怨 (73)

兰嫔并不想让自己的妹妹也像自己一样生活在尔虞我诈的宫廷中。

兰嫔觉得自己生不逢时，能早进宫几年，这皇后非她莫属。

“谋取皇后之位不可操之过急，须从长计议。”

“让妹妹嫁给醇亲王做续弦福晋，岂不一举两得！”

御医们诊断不出大阿哥害的是啥病。

第二章 天津会谈

一、大阿哥的病 (101)

张德顺看着醇王爷娶亲，想起了远在家乡的旧日恋人。

崔长礼给小德张一个牌子：“拿这个到宫中找我……”

咸丰帝听说蓉儿嫁给了弟弟，心中涌出一丝醋意。

肃顺把慕陵倾斜的责任都推到恭亲王身上，欲置奕訢于死地。

二、皇陵风波 (126)

咸丰帝很清楚，如果没有静皇太妃，自己是当不上皇帝的，如今这样待她，是否……

“慕陵的风水被奕訢生母所占据，大清的皇位将来有可能被奕訢及其子孙窃取。”

皇帝为皇后的聪明所折服，这样既不伤自己兄弟间的感情，又可防止老六专断。

小安子的话令兰嫔又高兴又害臊。

三、夜探禁地…… (157)

小安子越来越不正经,敢戏弄起贵妃娘娘。

储秀宫里发生了火灾,兰嫔说烧死那帮王八羔子才好呢!

张德顺一声凄惨的嗥叫,一缕殷红的鲜血箭一般射向一匹高悬的白绫。

抓瞎时,大阿哥抓到一枚印章,皇上和后妃都松了一口气。

咸丰帝见云嫔死了,气得照两名御医的屁股就是两脚。

第三章 乡试疑案

一、智杀耆英…… (203)

最心爱的女人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咸丰帝心中有愧。

美人失去了,江山又如何呢?

大清的皇帝可谓黄鼠狼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了。

“我大清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却为何屡战屡败?”

张德顺突然发现有人偷听了兰贵妃和安德海的谈话。

耆英在谈判中做了一件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事。

二、柏葑之死…… (229)

兰贵妃恳请皇上提升自己的恩人瑞麟。

洋人的炮舰进驻大沽口了,皇上却和后宫寻欢作乐,

真是南唐后主也望尘莫及。

奕訢的一首诗又为自己带来了麻烦。

“据说皇上私纳一名汉女为妃，这可是违背祖制的，皇后不能不管。”

三、汉女皇妃 (254)

张德顺偷听了懿贵妃的话，觉得懿贵妃才是自己的真正靠山。

那宫女突然看见前面有一个蒙面人。

柏葭骂陈孚恩是一条丧家的吃屎狗。

荣禄在顺天乡试案中攀上了肃顺这根极粗的台柱子。

第四章 热河避难

一、火烧圆明园 (287)

肃顺揭了懿贵妃的底，讥讽她出身贫贱。

“我要让东方民族心中留下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耻辱标记。”

在历史的审判台前，有两个强盗，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

咸丰帝面对《北京条约》副本，想起先皇的遗嘱。

李莲英得到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忙得屁颠屁颠地报告懿贵妃。

二、钩弋事件 (319)

肃顺梦想登上御座，享受一下君临天下的威仪。

奕訢的折子正中肃顺的圈套。

肃顺密奏咸丰效法汉武帝钩弋事件，处死懿贵妃。

恭亲王请一位洋人做老师，教他和儿子学洋文。

三、赞襄大臣 (356)

奕訢要面见皇上，揭穿肃顺等人的阴谋。

载淳明白父皇正如这支即将燃尽的蜡烛，走到了他生命的终点。

杜翰提出两后并尊的建议，但遭到肃顺的强烈反对。

孝贞皇后真诚地说：“妹妹有股辣劲，做事也如男子汉般有主见。”

第五章 祺祥政变

一、垂帘争讼 (389)

安得海逃出热河，给恭亲王送去密旨。

那拉氏抄起桌上的茶杯向肃顺掷去。

刘二寿向崔总管询问道：“皇上的传国玉玺丢失了没有？”

肃顺心一横说道：“围攻两宫太后，把持载淳，号令天下。”

二、回銮伏机 (420)

慈禧太后语带颤音，问道：“荣禄，你还认识我吗？”

奕譞看着肃顺被押上囚车，禁不住哈哈大笑。

一副宽大透明的玉制彩帘轻轻落下，将6岁的皇帝和两宫太后隔离开来。

英王仰天叹道：“天王，我陈玉成有负您的厚望，只有一死尽忠了。”

三、西藏喇嘛 (451)

一觉醒来，陈玉成发现自己已被五花大绑起来。

胜保恬不知耻地说：“我宰了这小子，就是冲着他那俊俏小娘子来的。”

西藏喇嘛桑巴特当众侮辱皇太后，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

胜保得了个天大的秘密，暗自得意。

第六章 太后立威

一、胜保失算 (479)

慈禧太后看过密札，脸色变得惨白。

何桂清要倒霉，那拉氏要拿他开刀了。

西太后看罢胜保的密折，气得咬牙切齿。

蔡寿祺将胜保所犯罪行罗列为十大罪状。

二、至尊至荣恭亲王 (503)

胜保是奕訢的心腹，杀了他等于砍去恭亲王的一个臂膀。

载淳是宫中惟一真正的男子，也是惟一的孩子。

奕訢想不到荣禄也当众讥讽他。

荣禄的惶恐被慈禧太后几句柔情似水的话说得烟消云散。

三、杀人灭口 (532)

女人的心,如天上的云,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同治帝一听两宫太后争吵起来十分着急。

“那拉氏,你不要狂妄,大行皇帝专门留下一道惩治你的谕旨!”

奕訢估计胜保掌握了朝中的重大秘密。

第七章 姐妹情义

一、兵分两路 (563)

“我根本没有差遣他进京,更没有指使他入宫当太监,是他贪生怕死逃出了擒子,做一名叛徒。”

谁能捉到匪首张乐行,赏黄金万两。

擒军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五路旗主在关键时刻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沃王被清兵掠走,恐怕凶多吉少。

二、奇病怪论 (590)

慈禧一边训斥,一边把同治帝的耳朵拧多长。

擒住擒军首领,将举行一次午门献俘仪式。

载淳骑在李莲英身上,兴奋地吆喝着:“驾,驾!”

慈禧忍痛从胳膊上割下一块血肉。

三、怒打安德海 (628)

慈安太后从小匣中取出那份遗诏,撕得粉碎。

“要我放弃国仇家恨,向洋人学习,拜洋人为师,只怕

臣子们不同意。”

“六爷和洋人要好，有人骂六爷是‘鬼子六’。”

奕訢抓住安德海的衣领，抡起胳膊就是一拳。

第八章 叔嫂失和

一、罢黜议政王 (659)

奕訢说：“蔡寿祺是什么东西，他也配参劾我？皇室的恩怨，岂容外人说三道四。”

慈安举起巴掌朝慈禧脸上打去。

同治脸上挨了一巴掌，虽然不太重，却也火辣辣的。

奕訢觉得自己和这笼中的鸟儿没有什么两样。

二、擒军东征 (688)

僧格林沁顾不上王爷的尊严，急忙跪地求饶。

“朕喜欢谁就是谁，朕还要封你为妃呢！”

“她一名下贱宫女，怎配做皇上的妃子呢？”

太皇太妃一头撞向殿堂的柱子上，顿时脑浆迸裂。

第九章 双重悲剧

一、安德海的下场 (733)

停隔近十年的选美大赛再次拉开了帷幕。

慈禧想把凤凰山上父亲的灵柩运回京师安葬。

那空云大师为什么要救走匪首呢？

安总管一向敢做敢为，被小太监们推崇为“安大胆”。

张德顺心中一惊,知道自己将失宠于慈禧太后。

二、风流少年帝 (758)

皇上学过满文、蒙文、汉文,就是没学过洋文。

“不杀安德海对不住列祖列宗,朕心中这口气也出不来。”

同治帝和载微走进“天地一家春”酒楼。

安德海叫道:“姓丁的,你敢杀我,太后一定会为我报仇,让你不得好死。”

三、亲政与训政 (787)

同治帝和阿鲁特氏同时举起交杯酒。

张德顺动情地说:“娇娇,我早已不是一个男人,甚至一个正常人也算不上,和你结婚是害了你。”

同治帝寻思着,亲政后要做三件大事。

“如何训政,妹妹不妨说得明白一些。”

一、垂帘争讼

安得海逃出热河，给恭亲王送去密旨。

那拉氏抄起案上的茶杯向肃顺掷去。

刘二寿向崔总管询问道：“皇上的传国玉玺丢失了没有？”

肃顺心一横说道：“围攻两宫太后，把持载淳，号令天下。”

恭亲王府。

奕訢接到从热河快马传来的谕旨如雷击顶，他也曾估计到皇上不久将会辞世，但没有想到竟会如此之快，怎么不吃惊呢？

哀号之后捧读谕旨，只是上面写道：

著派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尚书全庆、陈孚恩、绵森、侍郎杜翰恭理丧仪。陈孚恩接奉此旨，即星速前来行宫。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訢、周祖培、全庆著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宫。钦此。

奕訢看罢谕旨是怒从心起，他知道这是肃顺等人自作主张故意这样安排的。从谕旨上看也把奕訢列为咸丰皇上治丧委员会名单之中，但只让他留在京中办理治丧事宜，不准许他赴热河行宫。从大道理上讲，令奕訢留在京城守京似乎是特看重他，才把此重任交给他，而实际是不顾奕訢与皇上的手足之情，将奕訢排挤在热河之外，免于参加两宫太后和八大臣的权力之争。这是一箭双雕，既可切割太后与奕訢等人的合作，又可断去奕訢接近内

廷大权的可能，为将来进一步夺取奕訢的大权作下布署。相反，肃顺等人却把他们的同党、京中的内线陈孚恩调往热河，了解奕訢这一段时间在京城所作所为。

奕訢又气又恨，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急于了解热河的形势却又不敢擅自离京前往。他摸不清热河的具体情况，害怕自己轻身前去是自投罗网。

现在可不同上次去热河，不仅引起了肃顺等人的密切关注，何况肃顺等人早有害他之心。也许这份谕旨就是肃顺故意设的一个圈套，谕旨上不准他赴热河拜谒梓宫，而他倘若像上次一样仍然抗旨前往，肃顺就可冠冕堂皇地将他拘捕查办。因为皇上已死，幼皇即位无法独立执政，肃顺等人把持朝政怎会放过他呢？

奕訢又耐着性子等了几天，希望奕譞或懿贵妃等人能够送来送来消息，了解到局势的大致情况再作进一步决定。

但奕訢知道，即使热河没有消息也不能等待，坐着等待肃顺等人回京抓住自己的过错将己治罪，必须联合京中同僚和王公大臣们组成自己的京中实力，以便发生不测之变时也好有个帮手。

奕訢以京师治丧为名，把留守京师的王公大臣们全都请来。奕訢把热河所发的谕旨给众人看，故意传出肃顺等人阻挠留京人员赴热河拜谒梓宫的消息，激起众人对热河权臣的不满。

果不出所料，桂良、文祥、周祖培、贾桢、赵光、沈兆霖等人一听肃顺等人不准许他们赴热河行宫，都极为不满，纷纷聚在一起抨击八个顾命大臣，并且为奕訢鸣不平。

这样，就在奕訢周围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北京派官僚。

奕訢在把留守的北京派大臣拉拢到自己身边的同时，又把目光投向几位带兵的大员，提前写信或去函胜保将军和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两江总督曾国藩等人联络友好。

与此同时，奕訢又利用自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职务与西洋各国互通友好，暗中取得洋人的支持，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

后盾。

奕訢做完这些工作之后，仍不见从热河传递来的消息，决定再派一名亲信去热探访消息。就在奕訢准备命他的特使出发之际，一位密使怀揣两宫皇太后懿旨从热河赶来，这人就是懿贵妃那拉氏的贴身太监安德海。

安德海怎样从防守严密的热河逃出来？又给恭亲王送来了什么密旨？这事还得先从热河说起。

肃顺虽然在第一着棋上，输给了两宫皇太后，但肃顺也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他不仅让载垣、端华听自己指挥，还煽动了八大臣中的其他五人也与自己一起和两宫太后明争暗夺。两宫太后在名义上的权限争取到了，但具体的实权却没有捞动。只要是太后下达的命令则无人支持，谕旨下了也等于白下，而八大臣所拟定的奏折下发却如圣旨一般奏效。这可把两宫太后给急坏了，如此下去，有权不也等于无权吗？

这个时候，那拉氏知道单靠她们孤儿寡母几人不行，必须联络几位实权派人物站在自己一边。谁呢？醇亲王奕譞当然倾向于自己，又身在热河，但他却没有实权，被八大臣看管得老老实实。只有远在京师的奕訢最合适，也一定会成为她们的政治同盟。可是，肃顺等人已经下谕旨把奕訢阻止在京城，连拜谒梓宫的机会都不给他，目的也就是切断她们姐妹与奕訢的联系。

那拉氏决定仍然像上次一样，派人逃出热河去京城送信，把奕訢调到热河行宫共商大事。

就这样，那拉氏说动了钮祜禄氏，两人写了一份密旨，钤上“御赏”与“同道堂”两枚印章，准备派人送往京城。

谁去京师送信呢？这可是一件胆大心细而又有生命危险的事。张德顺因上次去京城送信和营救奕訢引起了肃顺等人的注意不能再去了。醇王爷不合适，他是亲王，树大招风，肃顺对他看管得很死。想来想去终无合适的人员。

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和安德海商量，定下一个苦肉计。

那天，安德海故意向肃顺的亲信刘二寿泄露一个秘密，说先皇从北京逃出时因一时匆忙把传国御玺忘在后宫了，只带了随身使用的两枚小印章“御赏”和“同道堂”，因此在临终前把“御赏”印章传给了钮祜禄氏太后，把“同道堂”印章传给新皇上。究竟御玺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可能忘在乾清宫，也可能忘在畅音阁与圆明园，或许丢在逃难的路上。

这事本是两位太后和安德海三人合谋的苦肉计，根本就是故意放出去的谣言，引肃顺等人上钩的。

可是，刘二寿把安德海的话偷偷告诉肃顺时，肃顺也是一怔，仔细想想也有道理，自从咸丰离开圆明园就没有再见到皇上使用过御玺。肃顺又惊又喜，决定以御玺丢失为由要挟两宫太后放弃自己参政的大权。

肃顺果然中计。他到两宫太后那里，以颁诏天下为名请求太后使用御玺。贞皇后当时就喝斥了他，说遵从先皇遗愿，以“御赏”和“同道堂”两个印章为一切疏章谕旨的印记，传国御玺不得随便使用。

肃顺只是冷笑，他心中有了数，知道传国御玺果然不在太后那里，决定冒险行事图谋大计。

肃顺刚走，两宫太后就把安德海找来，命人痛打一顿，然后下令派醇亲王奕譞押解安德海回京交内廷处理。

起初，肃顺等人不同意让奕譞押解安德海进京候审，甚至不同意让安德海押回京城。双方争执许久，最后是彼此各退让一步，由肃顺派人押解安德海回京。

就这样，安德海才回到京师，等到肃顺的两名亲信把安德海交到留京的内务府总管大臣宝鋆和总管太监崔长礼后，安德海才取出两宫太后的懿旨，说有要事拜见恭亲王。

宝鋆哪敢怠慢，立即把安德海送到恭王府。

奕訢接过安德海送来的两宫太后懿旨，放在桌上拜了拜才正式展读，只见上面写道：

著恭亲王安顿守京事宜后，准奉热河行宫拜谒梓宫。钦此。

奕訢看罢懿旨，心中大喜，又详细询问了热河的情况，知道热河的形势较先前更为急迫，知道此行的责任重大，更不同于上次赴热河，事事必须考虑周全。

奕訢出发前又把老王爷绵森叫到府上，请求指点迷津。绵森分析了当下情况，认为奕訢必须先了解一下两宫太后的意图再作下一步行动。

奕訢说道：“从安德海传来的口信看，两宫太后为了与八大臣分庭抗争，有听政的意思，王爷以为如何？”

绵森仔细地考虑许久才答：“我朝母后听政一事尚无前例，就是德高望重的孝庄皇太后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必须慎重行事，只有想出万全之策方可付诸实施。否则，会引起众忿的，不但八大臣反对，只怕其他官吏也不会赞成。”

奕訢为难了：“我和奕譞均被大行皇帝排除在顾命大臣之外，无权参与皇上的内廷之事，如果两宫太后不能听政，只怕大权旁落，幼皇受制于八大臣，后来想挽回恐怕就更难了。”

绵森也认为奕訢分析得在理，进一步说道：

“如果一定需要两宫太后听政的话，你率先提出或两宫太后率先提出都不合适，最好是从下边各省找一得力人选上疏陈述两宫太后听政之事则较合适。”

奕訢点点头：“我把其中利害说与大学士周祖培，请求他出面做这件事。”

“这样更好。不过，这上疏陈述太后听政之事最好是你离开热河后再进行，那样对你的安全十分有利。”

奕訢点头会意。

最后，绵森又再三告诫说：“到热河后务必小心从事，不可

操之过急，告诉两宫太后早早回銮京师，只有到京城才有可能真正达到听政的目的，因为我们的实力都在京师一带，热河行宫已经处于八大臣的掌握之中，在那里久留必无好的结果，劝说两宫太后要求八大臣扶梓宫回京，越早越好。”

绵森又讲了许多应事的经验和措施，奕訢都一一记在心里。姜是老的辣，绵森是自己的叔辈，见多识广，更得到宫廷争斗的策略，有他作后盾，奕訢的心又踏实了许多。

奕訢星夜赶到热河。

肃顺等八大臣听说奕訢来了都十分吃惊，奕訢无旨擅离京师重地这是需要治罪的，他竟敢目无王法，正好给八大臣一个借口。肃顺大笑道：

“我本不准备将奕訢治罪，只要他老老实实在京师呆着，放聪明一些，就网开一面，继往不究，谁知他自以为是直系亲王，我等奈何不了他，便擅离职守，自投罗网，我等也不必客气。”

肃顺等人在烟波致爽殿外迎住奕訢，不待奕訢开口，肃顺就喝斥说：

“奕訢大胆，无旨擅自出京，该当何罪，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慢！”

奕訢喝斥了前来拿他的人：“谁说本王是擅自出京，本王是奉旨行事，前来拜谒先皇梓宫，谁敢抗旨不让本王拜谒先皇梓宫。”

八大臣都是一愣，他们是顾命大臣赞襄政务，没有他们的拟定何来谕旨。怡亲王载垣不相信地问：

“请恭亲王拿出谕旨给我等看一看？”

奕訢取出两宫太后的懿旨，这可把八大臣气坏了，两宫太后竟敢瞒着他们八人私自准许奕訢拜谒梓宫，真是岂有此理！